

## 浮雕墙广场(小小说)

□ 田洪波

阳光像一条熔化的白金，倾泻而下，使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水。

就是在这样的蒸笼天里，我们美协的主席——大家私下都叫她“美女姐姐”，依旧穿着那身深色职业西装。汗水浸湿了浓密的鬓角，紧贴在颈侧。我，以及每一个遇见她的人，心头都难免涌起一股难言的惋惜，有种上前劝她换身衣裳的冲动。自然，这身行头是她多年不变的。个中缘由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。

那是几年前的事。我所在的市依托母亲河，兴建了一座气势恢宏的休闲广场，打造城市新地标。其中，浮雕墙广场是核心，将承载城市的历史与精神。项目论证会上，领导有意邀请京城名家设计。她在一片静默中举起手，声音坚定：“交给我们吧！没人比我们更懂这座城市血脉。我们只收基本劳务费。”领导被打动，欣然应允。

那时的她，是广场上一道流动的风景。花格碎裙摇曳，披肩长发轻飘，拎着精致的小坤包，顾盼间神采飞扬。

接下重任，她便一头扎了进去。遴选七位精英，无数次实地考察，夜以继日研讨碰撞，画稿在推敲中日臻完美。最终设计方案令人叹服，顺利付诸实施。

剪彩日，她容光焕发，领着创作团队昂首步入会场。仪式结束，作为主创代表，她陪同嘉宾参观浮雕墙，讲解设计深意。人群熙攘，赞誉不绝于耳。喜悦中，不知谁疑问了一句：“这浮雕设计真有味，不知是哪位大家的手笔？墙上怎么没见署名啊？”

多年后，当她向我复述那一刻，声音依然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。“像是被人兜头浇了一盆水，要不是强撑着，真就倒下了……”她苦笑着摇头，“太想当然，太热血上头了，只想着为家乡做事，竟把大家最基本的权益忘个干净！”

就是从那一刻起吧，有什么东西在她心里沉坠。她开始绕开更年期的文联副主席，试图向更上层领导反映，想尽快弥补这个疏漏。然而，寻求解决的路，比预想的要泥泞。流程像缠在一起的死结。文联副主席在公开场合说她小题大做。团队伙伴劝她：“算了吧姐。当初也是自愿的，就当是为家乡尽义务了。”

她眼里有种近乎偏执的光：“这不是我个人的事，这是原则，是对创作者最起码的尊重。权利可以放弃，但不能被剥夺。”

她的衣着渐渐变了。裙装不见了踪影，取代的是线条硬朗的职业西装。坤包也消失了。有人问起，她有时笑，变戏法似的从上衣口袋，或裤兜里，抽出几页折叠的纸：“见领导方便。”

我们这才恍悟。那几页纸，是她精心准备的“诉状”。从广场建设最初的会议纪要、创意构思草图，到施工过程的点滴，记录巨细。核心诉求只有一个：补上浮雕墙作者署名。她期望能在材料的空白处，获得领导批示。

她似乎永远追不上那些步履匆匆的身影。汇报常被中途打断，预约好的面谈总被“下次再议”推延。好不容易看到一丝曙光，再寻去时，领导不是高升调任，便是远赴京城深造。

起初，她觉得诉求简单明了。然而，她一次次遭到打击。某位领导电话里应承得好好的，指示文联协调解决。她忍着别扭，硬着头皮去找副主席，答复却是：“真不巧，副主席临时有个紧急会议，出差了。”待副主席归来，对方又换了口气：“领导刚来过电话，说这事……先放放，不急。”她不懂，放放是多久？辗转多个场合，终于堵到能拍板的领导。对方皱眉说：“解决问题是要讲程序的。你急，我理解，但程序不能乱。”

她恳求说：“领导，署名所需的一切费用，我个人承担。位置我都想好了，绝不会影响整体美观……”领导脸上终于露出思索，片刻，绽开一丝笑意：“行，你有这个态度，我看可以。”当场抄起电话，指示她直接去找广场的主管单位。

主管单位负责人听完来意，语气带着质疑：“改动绝对不行，会破坏整体规划效果的。”然后身体前倾，目光钉在她脸上，“就这么在意几个名字？”

她眼眶红了：“这不是在意不在意的问题，是对创作者心血的起码尊重。署名不需要多大地方，费用，我说了，自己出。”

结果，她被客气地请出了办公室。她将手中材料攥得死紧，声音发颤：“我会继续反映的，这事没完！”对方嘴角挂着笑意：“恭候佳音。”

后来，一个在广场管理处工作的亲戚，在饭桌上提起：“你们那位女主席，那天可把我们吓坏了。就蹲在浮雕墙底下，大太阳晒着，抱着膝盖，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，真叫人心酸。哭了得有阵吧，后来猛站起来，抹了把脸，头发一甩，扬着头走了。她是不是压力太大，这儿……”亲戚指了指太阳穴，欲言又止。

饭桌上安静下来。亲戚的话，像窗外正下着的雷雨，瞬间穿透了我的衣衫，激得我后背一阵寒凉。

田洪波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散见于《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品》《草原》《朔方》等刊物，著有小说集《请叫我麦子》等7部，曾获中国好小说奖、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奖项。

## 吹过鬻琴碑的风(散文)

□ 吕青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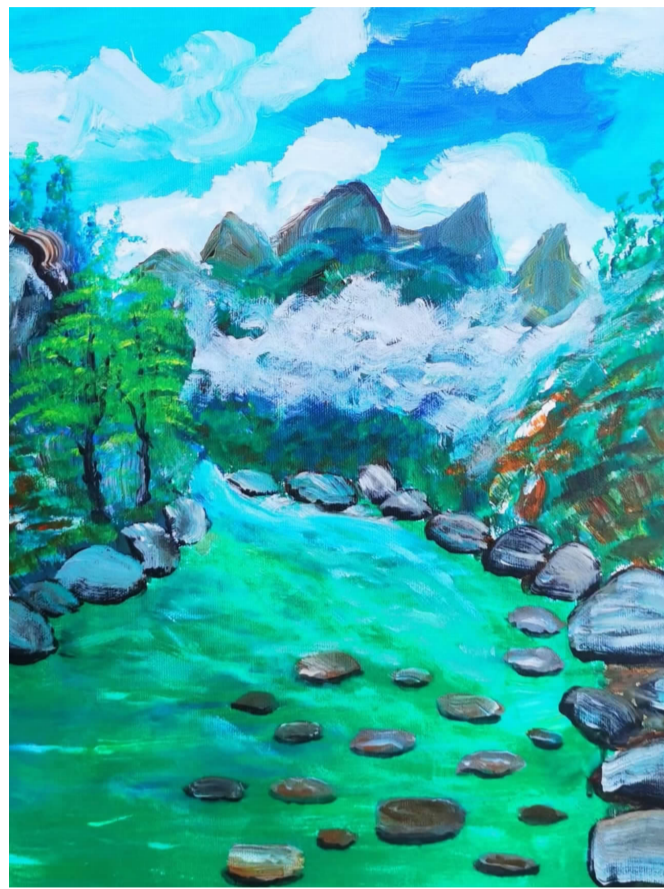
风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站在胜境关的关口，竟有些恍惚。这风，怕也是赶了远路，从几百年前的某个黄昏，一路吹到此地的罢。它掠过苍褐的山脊，拂过零落的衰草，到了鬻琴碑前，便格外沉郁起来，打着旋儿，将地上的尘土与枯叶，卷起又放下，像一声悠长而又无可如何的叹息。

这碑，是朴拙的，甚至有些寒素。它不言不语，立在清风亭内，立在这天地之间，任凭苔藓斑驳了石上的刻痕。我的手指轻轻抚过那冰凉粗糙的碑身，仿佛能触到一段业已冷却的旧梦。于是，那风便在我耳边絮语起来，将一段往事，从时光的深井里，缓缓地汲了上来。

我仿佛看见他了。那个名叫孙士寅的浙江小官，牵着一匹瘦马，正从这胜境关的驿道上，踽踽而来。他来时，是怎样的光景呢？或许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怀着一腔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的书生抱负。那时的风，想必是暖的，带着江南水汽的温润，与滇地山花的芬芳。然而，数年寒暑，他走时，行囊里空空如也，竟凑不出回乡的盘缠。唯一值钱的，便只有那张日日相伴的琴了。

于是，就在这关口，就在这石碑伫立的地方，他坐了下来。他将琴横在膝上，那琴身光滑，映着他清瘦的面容。他最后弹了一支什么曲子呢？是《高山流水》，慨叹知音难觅？是《广陵散》，悲愤于命运的幽峭？还是仅仅是一曲无名的乡愁，婉转低回，如泣如诉？我们无从知晓了。只知那琴声，起初是清越的，像山间的流泉，渐渐地，便沉郁下去，与这胜境关的暮色融为一体。然后，弦停了。他站起身，将那张视若性命的琴，递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过客，换了几枚微薄的银钱。

风，忽然紧了。闻讯赶来的百姓早已挤满了关隘，万人空巷，皆为送他一程。老人们牵着孩童，农人们放下农具，商贾们停了铺面，沉默地立在驿道两侧，眼中含着泪光，偶有低低的啜泣与叮咛，混着山风的呜咽，轻得怕惊扰了这份清寂。他那洗得发白的青衫在风里猎猎作响，像一面孤独的旗。他对着众人深深一揖，没有回头，揣着那点路费，一步一步，走入了关隘的那一头，走回了俗世的烟火人间，从此再没有在史册上



清流(丙烯油画) 赵晓梅 绘

留下只言片语。

那琴声的余韵，那百姓的感念，却仿佛被这山口不息的风，永远地留在了。从此，吹过这里的每一阵风，都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清商与暖意。它吹走了他身后的尘沙，却吹不走那烙在胜境关石壁与记忆里的，一个清瘦而决绝的背影，还有那场默默的送别与沉厚的敬意。

这真是一种极致的风骨，又是一种无言的讽喻。古来的清官廉吏，或立生祠，或受万民伞，总求一个身后的哀荣。而他，什么也没有留下，只留下这“鬻琴”二字，像一枚冰冷的烙印，烙在历史的皮肤上。他不求人知，甚至不求人记，只是用这样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，成全了自己内心的那一方净土。这比任何慷慨激昂的誓言，都更令人心惊，令人神伤。这风里裹挟的，不是悲壮，而是一种清冷至极的寂寞。

我环顾四周，现代的公路在山下蜿蜒如带，汽车呼啸着驶过，扬起一阵短暂的尘埃。游客们穿着鲜艳的衣裳，在碑前合影，喧哗着，又匆匆离去。他们读着碑上的文字，或许会发出一两声“真是清官”的赞叹，但那赞叹，也很快便被风吹散了。没有人会真正懂得，那个午后，那阵琴声，那份决绝，对

于一个具体的生命而言，意味着什么。热闹是他们的，而这石碑与这风，共享着永恒的孤寂。

哲人常说，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他或许算不得圣贤，但他那一刻的选择，却近乎道了。他将自身的名迹、自身的癖好、自身归乡的希望，都一并舍了，像舍去一件旧衣衫。他舍给这山口的，是一段无言的公案，一缕不散的精魂。这风，吹了数百年，便是这公案的回响，这精魂的呼吸。它告诉我们，在这人世间，除了那些可以称量、可以交易的，总还有一些东西，是风吹不走，雨打不去的。

风愈发凉了。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沉默的碑，转身离去。走了很远，回过头，那碑已缩成一个模糊的黑点。但那阵风，好像跟着我，在耳边，在衣袖间，幽幽地吹着。它从鬻琴碑吹来，吹进这苍苍的暮色，也吹进了我此后无数个平静或纷扰的日夜。我知道，有些东西，一旦被这样的风浸染过，便再难忘记了。

吕青黛，1992年生，云南富源人，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散见于《安徽文学》《延河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江南诗》《滇池》《鹿鸣》《中华辞赋》等报刊，入选多种选本，荣获多种奖项。